

作品：難題
得獎者：林達陽

林達陽，一九八二年生。高雄中學，輔大法律系，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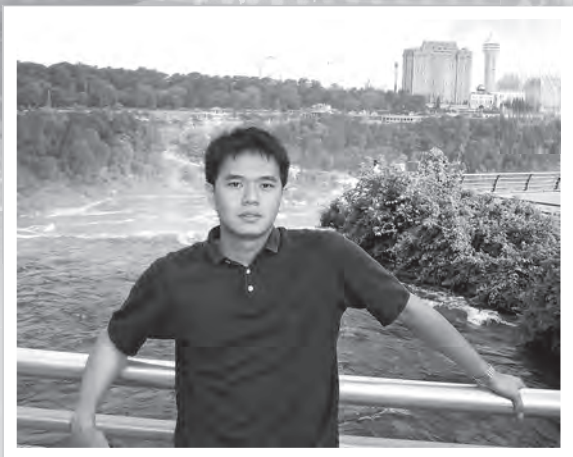
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宗教文學獎、優秀青年詩人獎等。大英盃排球賽亞軍。出版詩集《虛構的海》。

得獎感言：

我常與自己過不去。

過不去的原因，也許在於我太相信一切總會過去。也許在於我總放任自己成為一個信念簡單、心思複雜的人。

這是在花蓮就學時寫下的最後一段文字，謝謝那些日子，謝謝那片海，謝謝那些與我看海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此後永遠不可能再一起前去的。在得到肯定的此刻想及這些卻無能為力，於我而言，才是真正的難題。



難題

炎夏，花蓮。一日正午去學校後門買午餐時，在校外的外環道路上，看見兩顆菜瓜。

這樣的感覺實在難以詳述，盛夏豔陽底下的柏油路上靜靜躺著的兩顆菜瓜。其中一顆已破成兩半甚至更多，另一顆則是完整的。騎車時猛地看到，也先是覺得突兀，平常野鼠或野兔乃至於草蛇的屍體都是常見的，久而不異之，但兩顆菜瓜的出現似乎又比那些陳屍路中的動物更多了一點什麼，雖然不易形容。這之中藏著某種反諷嗎？或是其他更深的隱喻？陽光下所有景物都無比清楚，但我卻無力分辨並描摹這樣的景況。靜物總是難以描述的，靜物不給予我們暗示，靜物要求我們的暗示。

我的車很快就超過了它們所在的位置。我沒停下來，繼續往前騎，但當然心裡還是好奇的，只是沒有好奇到那樣的程度。某些好事者大概會比我更關心它們的存在吧，我想，有些人說不定就停了下來，下車，蹲在路旁看那兩顆菜瓜，覺得這是一種怎麼樣的可悲與荒謬，或是怎麼樣的喻指與啟示（當然，最好是能夠化為數字的那種），甚至伸手去碰觸，撿拾。但我畢竟未曾放慢車速便越過那些了，只感受到某種溫和的……幽默？當然這可能也太過附會了，鄉下農地旁的路上，掉了兩顆不知是車上意外落下還是被有意棄置的菜瓜，一顆破了，另一顆沒有，其實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啊。

不知道那些旁徵博引呼風喚雨的操控之人，又會怎麼看待這些。用全知口吻去詮釋一顆在學院牆

外被拋擲出的菜瓜嗎？或以更冷漠的實務口吻去衡量供需與物流的經濟問題。這都可能，也都仍在可以追究的範圍之內：皆已有所安排，或者只是機率而已。那個支配萬物或扔出骰子的主宰者，究竟形象如何呢？在祂看來這也都是理所當然的嗎？在祂看來有所謂的理所當然嗎？那些自行作答的代言之人，其本身有著怎樣的虛實呢？誰真能將這些看做一種小題大作的幽默嗎？什麼是幽默呢？為什麼要給自己不易解開的難題？為什麼——尤其還是為著菜瓜為難自己？

我總是為難自己。面對外在的物象比自己所預期的還要不準或更為精確的時刻，我必須為難自己。我有更多的詞彙但不能動用，那意象是我不願形容的。兩顆菜瓜在鄉間小路上的實存與破裂，已經遠遠超過我所熟悉的邏輯法則：一以封閉完整、一以瑣碎坦白的兩顆菜瓜，真實可親的質地與附加其上的諧謔乃至虛無，在陽光底下默默曝曬著。我該如何確認這一切呢？我加快車速讓風吹著，希望異地的自己能更明白。雖然無所作為，雖然無謂，甚至可能是有點無聊的，但是我已經無法否認，因為我的多慮，與懷疑，這都已是如今我的難題。

評審意見

另一種抉擇

◎季季

要或不要，去或不去，做或不做，寫或不寫……吾人幾乎每日遇到類似的二分法抉擇。所要抉擇之事或大或小，抉擇之後的餘緒則往往反映當事者的人格特質。

柏油路上躺著兩顆菜瓜，一顆已破碎，一顆尚完整，不同的人看到，產生的聯想自也不同。兩顆菜瓜為何躺在路上？為何一顆破碎一顆完整？如果延伸想像，也許我們會看到一個菜農以小拖車載著一車菜瓜要去市場，只因某事面臨抉擇而煩憂，沒注意路上窟窿而致拖車顛簸搖晃，搖落了兩顆菜瓜……

但是作者抉擇的是另一種抉擇。

於是你看到他騎車經過兩顆菜瓜之後的思考，反省，想像。

封閉完整與瑣碎坦白，小小的菜瓜也隱喻著生命的難題。